

文學類大專社會組佳作 鍾彩瑜

妳好漂亮

「妳好漂亮」，一句簡單俗氣卻甜滋滋的讚語，任誰聽了，即便不虛榮得花枝亂綻，也要竊喜許久。

打兒時起，誇讚臉蛋的各式讚美語像是我的貼身標籤，家中五姊妹，阿叔阿伯阿姨阿嬸讚「美」的總是我；小學高年級導師向來喊慣常穿梭田野、膚色健康的我為「黑美人」；國中時，第一次見面的國文老師以盯著璞玉般的眼光、歡喜賜我「古典美人」稱號；熟識的同儕則直呼家中營做豆腐製作生意的我為「豆腐西施」；高中住校，室友們皆以「杏眼美人」代替我名姓.....，恬美爛漫的外號，加上始終不輟、幾多男同學討好垂涎的追逐目光，不由得習慣、深信，也得意父母賜予我的幾分俊俏。

一場嚴重車禍，粉碎我沉潛多年、蓄勢待發的青春美夢，恰似奮力脫蛹而出，卻已折了翼的彩蝶，自在飛舞千紫萬紅間的悠遊，竟成了艱辛的想望。車禍那年，我剛上大學。

夜裡疾馳的砂石車、貨車，也不知哪位司機分了心、打了盹，兩尾交纏的龐然怪獸，禍及騎車路過的朋友與我。兩團腫脹的模糊血肉被急送醫院，朋友等不及救援，已然氣絕，我則進了開刀房，險些掙脫年輕身體、不安定的魂，被神鬼巧手主治、神經外科劉醫師拉扯回來，雖然，術後我沉睡了個把月，喪失了部分記憶。此酣眠不啻是上天對我的莫大恩賜，車禍衍生的紛擾、難堪、愧疚，與痛楚，隨著無聲光陰流逝，清醒者無限煎熬，我倒像局外人了。

醒在一個陽光天的午間時刻，蠕動的身軀招來分處房間角落的幾個身影，稍稍挪動巨石般沉的軀體，鋪天蓋地的眩暈飄忽感襲來，疲憊中望向驚喜趨前的眾人，我釋放些許渾沌的不解，身旁面孔熟悉、卻似數世未見的家人七嘴八舌回應了這莫名景況的緣由：車禍、開刀、昏迷.....，沒事啦！沒事啦！耳畔盡是亂七八糟、似哭且笑的嘈雜聲。

沒事嗎？望著幾多夾雜焦急、欣喜，但不十分清朗的模糊顏面，爸爸？姊姊？妹妹？舉起無力的手，習慣性撥弄額前的髮.....，「不要碰頭！」身旁一聲驚呼，唬得我瞪大了眼，更令我嘴巴同時大張的是我的頭，髮呢？我長長的髮呢？家人神色緊張，壓低嗓音，故作鎮定，輕柔應說髮剃了，車禍傷了腦，開腦得剃掉頭髮，不能碰頭，因為碎裂的顱骨清除掉，右側頭頂上僅餘一層下塌的頭皮。聽來不平常、無疑是令人驚駭的事件，但，他們，我親愛的家人，描述話語卻風清雲淡，出門逛街、吃飯般普通一件事。也許當真沒啥大不了，反正腦沉著，想不得許多，我不再作聲。

往後數日，除了隨時進出病房的醫護人員，上班時間自由的三姊，天天陪在我床邊，使力講笑話取悅、熱鬧彼此，偶爾也有幾位「陌生朋友」探視。漸漸的，自稱朋友的男性同胞們，不太走動了。無妨，除卻手腕連接點滴處不斷扎針導致的疼痛與恐慌，還有移動身軀做各式繁瑣檢查的不耐與困窘，躺病床其實有純粹的平和與安適感，只隱隱瀰漫空氣中不自然的詭異氣味燒灼著腦，不明白哪兒有問題，直到某日忽然意識到我的自主行為受到大大的限制：沒能自行上廁所、無法去浴間洗澡，大驚。無知則無欲，可清楚了自己的需求，便希望有所改變，於是使勁垮下表情已不明顯的臉、千拜託萬請求，直到家人答應讓看護阿姨帶我到病房浴廁間洗沐。

歡喜移身浴廁，阿姨擺放隨身物品般將我安置洗手平台上，轉身放水，我貼近台前的大鏡子，「啊啊啊.....」小小空間瞬時充塞震耳欲聾的尖叫聲，嚇傻的阿姨快速轉頭搶近我身，我無限驚恐問她，鏡中塌陷半邊腦勺的光頭怪人是誰？再次執拗緊挨鏡前，鏡中那前額至後腦趴伏一條粗黑蜈蚣、少了晶亮球體的左眼、凹陷無孔的鼻、唇臉上深色雜亂的疙瘩.....，是我嗎？鏡中怪物是我嗎？

休養幾天，確定回了元氣，醫院開始為我進行整形治療，頂著模糊扭曲的面具、長日槁木般癱臥病床的我，心底偶要咒罵被我鬼魅面容嚇走的各路「朋友」，盼著醫生快快幫我抹去滿佈顏面的粗黑疙瘩，早日回復往日驕傲，冰冷開刀房成了我熾熱希望的所在。

第一次整形手術拆線後，急急攬鏡細瞧，貼看許久，完全無法分辨其間差異，主治陳醫師巡房，不待我開口問話，一逕笑臉盈盈說：「妳好漂亮！」漂亮？見鬼的漂亮！我嘀咕，一旁的母親卻笑顏大展，難得見洗腎多年、長日為我擔憂傷神的母親釋開緊皺的眉，我只有按捺住焦慮，靜聽醫生講述手術概況及必要性：用鋼釘將破裂的顏面骨釘緊，保持顏面

平整……。像手拿榔頭，使力敲著木板上鐵釘的木匠？望向笑意可掬的陳醫師，爽朗陽光的徐徐話語，忽然發現好久不曾感受如此純真的笑，心慢慢化開。

整形路迢迢，陳醫師陸續為我修整塌陷黏合且完全阻塞的鼻、植皮、填脂肪、綁緊斷裂的齒顎……，進出開刀房成了我無臭無味的日常，只是每每術後的習慣性攪鏡，總不免讓人失望，也許僅存的右眼不敢強出頭，只能配合身體的虛弱節拍，迷糊到底，朦朧中，感覺臉面無甚變化，莫不整形無關美容？情緒低落時，偶也撕毀家人帶到病房，供醫生參考的、我舊時的照片。偏日日巡房的陳醫師，開場白從來不變：「妳好漂亮！」漂亮？我的臉？誠實是美德，醫生，我依然嘀咕。

輪流陪伴我的家人，天天推著輪椅，讓我呼吸病房外空氣，偶爾不意院內他處遇見陳醫師，行色總是匆匆，可只要瞟到我的身影，立時駐足，滿臉燦笑，開口招呼：「妳好漂亮！」

陳醫師脾氣好，從不見他對任何人擺臉色、講重話，某些資深護理人員甚且常以趾高氣昂態度待之，我總詫異，以為白袍們是醫院的靈魂中堅，如何也該予以檯面上的尊重。一次次對陳醫師發出疑問，何以淡然面對別人的傲慢無禮與盛氣凌人？醫生總以笑容回應，直至我出院前不久，他才輕巧告訴，脾氣高漲時，誰都容易堅持己見，別人任何相對立的言語都會助長衝突火焰，耐心傾聽與保持沉默，是避免爭執不快的好方法。凝望醫生，只當這是一位巨人的侃侃而談。

某天，陳醫師說夜裡幫一位急診的大哥接回斷了的手臂，我直誇救人是了不起、成就感十足的好工作，醫生說也許是害人的工作。聽得我糊塗，醫生說那是黑道群毆事件，而他的病患手術之際，賭誓臂膀俐落後，一定砍得對方片甲不留。醫生說即便病患言語刺耳，他還是得盡全力挽救那條斷臂，因為救治傷病是醫者唯一的選擇。接著又說，我痊癒後，可以開始自由人生，但他還得繼續隨時可能發生的掙扎。靜默片刻，我告訴他，任誰都有困惑與掙扎，如果我能繼續自在生活，那是因為貴人相助，醫生就是貴人，醫生是很多傷病者的貴人，陳醫師肯定是我的貴人，醫生釋懷，靦腆笑開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我算不上。」

腳不沾地的立定，感覺很神奇；時刻展露的笑容，感覺很甜膩。後來，喜歡，甚至等待陳醫師每日的巡房，喜歡聽他的開場白，喜歡他萬忙中從容的停留，喜歡他絞盡腦汁的鼓舞詞，喜歡他聊著工作生態及家常，喜歡他提及內心小小小小的職業無奈.....，後期的整形手術平靜中安然進行，術後我漸漸忘了尋找鏡子，醫生腦袋清楚雪亮，既然明白告訴我，我很漂亮，以他的正派認真，他的誠懇親切，相信是發自內心的實話。

結束長達一年充塞苦痛怨懟，卻又十足單純慵懶的醫院假期，聽從陳醫師勸，左眼裝上我原來極度排斥的義眼，頭戴我從來不以為然的假髮，重回校園。也許顏面神經有些許損壞，著重治療的整形手術也不再讓我頂著年少時的「美」稱，可我不因此寂寞，因為心中常常迸出陳醫師的見面開場白，每有此想，眼前盡顯含苞待開的花兒，行止中，多了幾分神氣。

大學畢業後，曾在國小待了八年，班導師的職位，讓我與孩子們有最直接的接觸與交流，面對習慣、表現皆異的各色小朋友，常在不經意間，高聲調告訴他們：「你好棒！」，也許是回饋，孩子們真的都各具特色，真的都好棒！孩子的溫暖表現，總讓我心底浮起陳醫師那句「妳好漂亮」的開場問候語，好似容貌崩壞事件不曾發生，認識一位給足信心、有高度的好人，成了意外事件中最甜美的收穫與回憶。

一場改變命運的車禍：失去一位知心好友，盲了的左眼，不再有嗅聞功能的鼻，塌陷的半邊人工顱骨，麻痺了的顏面神經，「妳好漂亮」的面貌，大難不死，延續了三十年、仍有神奇力量的一句話！